健餘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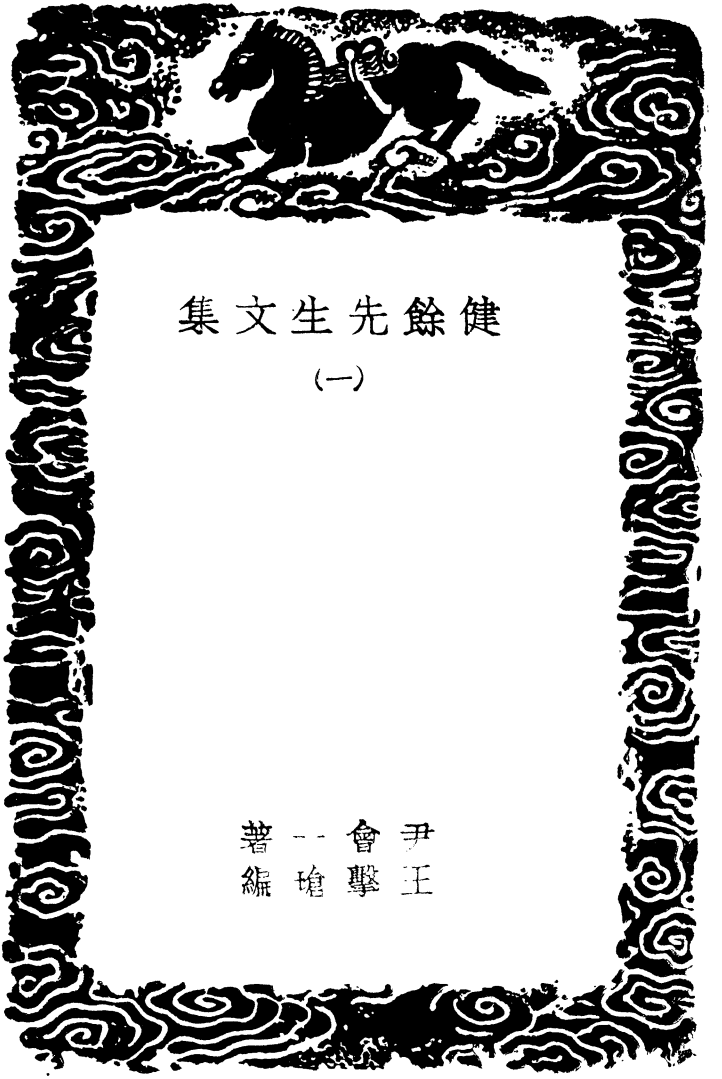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健餘先生文集

(一)

尹會一著
王擊塤編

本館據幾輔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健餘先生文集序

乾隆十有三年秋七月。先生以吏部侍郎督學江左。卒於官。越三年春。而先生遺書始出。其文篤古而達於詞。何高潔至是。蓋由來者漸也。先生幼孤。奉母夫人教。三十年歷大官。日與鉅人長者相切劘。文凡三變矣。其少而宕激於中也。若舒蹙雲鱗以勃鬱。其壯而肆之外也。若鳴鳳之詭然而高翔。其晚而成之以簡質也。若桂吹古香。松傳老韻。要皆本之於道。而以程朱之學爲門庭。以周孔之書爲歸宿。以是斯文未喪。光於今。大於後。而翹然與古爲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嗟乎。西京以下。其文篤古而不明道。北宋以降。其文明道而不篤古。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當之矣。擊瑢受而讀之。得約言五。序四十二。記二十五。書十八。啓二。祝文二十九。祭文十一。傳一。墓誌二。墓表二。碑銘四。題跋二十四。雜著二十四。凡一百九十一分爲十卷。顏曰健餘先生集。其奏議十卷。尺牘四卷。條教四卷。語錄四卷。別刻行世。不在集中。門人王擊瑢謹序。

健餘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約言五首

戒盈　通蔽

正始　備德

立身

卷二　序二十首

重刻大學衍義序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文獻通考紀要序

續北學編序

詩易隨記序

重刻明職序

重刻明職序

閑學錄集粹序

綱目四鑑錄序文見本書

重訂小學纂註序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續洛學編序

洪範正論序

易卦劄記序

呂語集粹序文見本書

廣字義序

健餘劄記序文見本書

讀書永言序
秀才樣子序
卷三　序二十二首
廣西鄉試錄後序
重修揚州府志序
家譜序
范氏家乘序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格言精華序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程羽朝詩序
文頌序
巳山太史存稿序
江蘇校士錄序
卷四　記二十五首
從宜錄序
江蘇學約序
河南武鄉試錄序
江南通志序
祁陽李氏家譜序
先太夫人年譜序
古衡先生言行錄序
朱子家訓演證序
顧牧雲五十詩序
海門詩集序
維揚書院課序二首
儲東溪文序

新建節孝坊記
三錫祠記
東章義倉記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新建襄陽魁樓記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重修浮山禹王廟記
重修遊梁書院記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博陵義館記
輔平倉記
重修博野魁樓記
卷五　書啓二十首
上朱高安先生書
東章新阡祭田記
健餘堂宗法記
重修老龍堤記
隆中草廬記
襄陽書院藏書記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重建安定書院記
重修濟瀆廟記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重修博野縣學記
修博陵義館記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復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

上蕆大司馬書
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
答龐石周書
答陳密山書
答錢督學主敬書
上魏景州書
上望溪先生書
修習齋祠堂啓
卷六　祝文二十九首
習齋先生入鄉賢祠文
祈晴文
辭襄陽城隍文
揚州司徒廟告文
河南聖廟告文
告岳廟文
答沈副使書
與東章館師時溯尼書
與陳密山書
與劉今衡書
與鄂虛亭書
上高東軒先生書三首
與元長大司馬書
聘安定書院山長啓
襄陽春祈文
告太和山文
辭襄陽八蜡文
禳災文
孟子遊梁祠告文
河南城隍廟告文

告濟源北瀆文
謝雨文
告河神文二首
謝雨
報賽文
之任冬官告東章祖廟文
楊文定公祠告文
卷七　祭文十一首
祭高安朱文端公文
祭鄂太傅文
祭劉古衡文
祭張篤生文
祭陳母潘太淑人文
七虞先太夫人文
卷八　傳誌墓表碑銘九首
河南祈雨文
福豫廟告文二首
禱風
河南八蜡廟落成文
巡撫河南給假焚黃文三首
告三錫祠文
祭吳文恪公文
祭王雲卿文
祭劉今衡文
祭刁方伯暨元配張夫人冢子鑑齋文
祭張母白太恭人文

杜荊山傳
西隆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東山公墓表
吳氏支祠碑
孝友堂銘
卷九　題跋二十四首
擬近思錄題辭
諸葛武侯像贊
題已山太史小照
題贈牧雲
題求可堂
題范文正公祠
題江寧試院
題黃玉圃先生歸夢圖
書林公墓誌後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顏習齋先生墓表
蘇氏祠堂碑
六有齋銘
題隆中草廬
襄陽自題小照
題襄陽府堂額
題集益軒
兩淮題額三則
題雉水書院講堂
題思貽齋
題六有園圖
書和陶集後三首

書小稱集後
卷十　雜著二十四首
書岳鄂王改謚忠武事
健餘堂訓詞
河南武鄉試策問
諭諸生二則
書夏調元傳後
博陵社約說
廣西鄉試策問二首
江蘇錄科策問十六則

健餘先生文集卷一

清　尹會一著　門人王鑿編

約言

戒盈

才者德之末也謙者德之柄也福者德之徵也柄不可棄窮達以之恃其末而求其徵動輒尤悔奚啻樵於童山漁於涸澤植嘉禾於奧草望大有於石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蓋盈之爲害甚矣人知勢位崇隆侈然自足之謂盈不知才人多傲骨當夫酒酣興發放軼恣肆動以讀書萬卷相夸耀夫卽令誠然學人自讀書而上固大有事在而乃封己爲高陵轢儕伍庸獨非盈乎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其能免乎迨至所如不偶鬱鬱無聊輒謂多才非福古今同慨甚且致恨於儒冠誤身而歎讀書之無益嗚呼人亦自爲其無益者耳善讀書者得一二言卽可成身而有餘曾是萬卷而無以自澤也歟吾觀易傳大有受之以謙此謂有大者不可以盈也三陳九德履先而謙次之此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踐履不外於謙也惟謙亨終無所擇於地無所擇於人可以居尊可以居卑可以處三之成勞可以處四之无功可以涉川行師極夫人世之艱難險巇而无不利嗚呼交辭備矣世之讀書萬卷者其亦反求而有省否耶奈何不知修德守約自求多福也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則盈之爲害甚

矣.用申大易之文以致戒.

通蔽

爲政莫優於好善.不祥莫大於蔽賢.世儒宜無不知.而未能自克.則蔽於自用耳.善哉乎子厚推言之也.曰.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侵小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古來論相用人之義.莫切於此.雖然.用人者常苦於人無可用.則又蔽於求備耳.陸宣公言之審矣.曰.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賢士相從如林.與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消長之由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付授當器.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古來論用人之法.致懇惻而有條理.莫切於此.雖然.上欲用人而天下賢才.亦無不思爲上用.常苦於扞格難通.則又蔽於不求耳.朱子與劉貢父書言之審矣.曰.大臣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於衆賢之助.君子將以身任此責.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嚮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古

來論訪問人材詳達而曲盡者莫切於此執政覽此而善用之庶免蔽賢之罪也夫

正始

傳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齊之義和與敬盡之關關起興昭其和也嘻嘻終吝戒弗敬也能敬且和雝雝肅肅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胥不越此矣而家之齊必自婦人始何則婦人性本陰柔未嘗學問然其觀我甚明責我必厚我於禮法有失言論稍偏彼已得而藉口及其有過包荒則易長傲睚眦必致離心心不服則言不和言不和則家不順婦怨無終所關大矣易有脫輻反目之象夫子繫曰不能正室正室者齊家之謂也詩咏刑于刑于者修身之謂也欲修身而齊家以平好惡爲權輿大事必循理小事須順情不可矯枉過正而天經地義尤莫切於事親是故以好合而致父母之順者此相因而致之理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此由尊及卑之義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此固士大夫之責而豈可徒責之婦人女子哉至於一家非之而不顧振古有人究非聖賢蹈道之爲夫聖賢蹈道先見於言行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終身以之獨繫於家人之象所以見身爲家本而戶庭之內日用不離尤不可不善也學之必自小學始小學之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綱領正大條目詳明入德之門無所不備學者誠能切己體察而力行之則和敬之理得矣和敬之理得則修齊之道盡矣

備德

人情好辭德而受福。雖舉山阜岡陵日升月恆之盛。侈詞稱願。亦將欣然樂之。聞賢聖之名。則避之惟恐不遠矣。乃世儒又以求福爲諱。是亦昧於不回之義。而離德與福而二之也。亮哉子瞻之論。既醉備五福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甯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必有以致之。推本於至誠。要之以不懈。可謂善觀詩矣。然猶於詩人言外明其有德也。吾則謂德之美備。卽不外於此詩。其曰。永錫爾類。仁也。籩豆靜嘉。義也。威儀孔時。禮也。介爾昭明。智也。令終有俶。信也。爾殽既將。君以惠臣。君子有孝子。父以傳子。釐爾女士。夫有令妻。至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則長幼有序可知。此其言德何詳。不已備五常而全達道哉。大凡古者以德爲福。未有言福而不徵於德者。卽天保諸篇。累言不盡。亦豈有殊旨歟。聿修厥德。自求多福。原非二道。善學詩者。自得其意耳。

立身

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傳後而無疑。以忠孝大節觀之。其在於漢。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孝子視九折阪爲畏道。不敢奉先人遺體乘險。竟謝病去。忠臣叱馭而驅之。文武自將。所在必發。竟卒於官。史傳所稱。無分優劣也。其在於宋。范文正公冒哀言事。自謂其孝不逮。忠可忘乎。著萬言書。一生功業皆素定。歐陽文忠公免喪入朝。仁宗怪其髮白。見意甚至。未幾乞致仕者六。足見其不忘孝矣。然人未有譏范文正公之居喪上書爲不孝者。蓋其先憂後樂之心。有以見信於世。而知其非貪利祿以希榮

嗚呼士大夫不貪利祿以希榮。則進非干澤。退非偸安。而忠孝之大節立矣。

健餘先生文集卷二

序

重刻大學衍義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既命廣布御纂經史各書。三年。又敕發內廷書目。特許外臣奏請刊布。時會一巡撫河南。深念此都人士。風氣醇樸。亟宜恢廓其器識而進於古。爰請頒給四種。內有大學衍義一書。夙稱國本。詔曰可。涓日開雕。閱五月而竣事。將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而睠部之衣縫掖者知所嚮也。遂敬識其簡端曰。大學衍義。眞西山先生官戶部尚書時以進理宗者也。其書發揮旁通。明體達用。廣大悉備。純正無疵。而其惓惓忠愛之忱。尤展卷而如見焉。蓋西山之學。以朱子爲宗。朱子大學章句或問。既抉義理之精微。而西山衍義。復綜古今之龜鑑。一經一緯。迺表迺裏。今三尺童子。知誦章句或問。而戴白老儒。或未窺衍義。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或聰俊之士。馳騖博覽。搜索津逮。而是書無力就鈔。因失精要。是抱鉛石而遺兼金也。且或哆談經濟。銳志匡扶。高心空腹。未究是書苞孕。是又覆明鑑而求炯照也。曩西山進書時。廬陵高閣翻不如王氏三經新義。得行學官。今恭逢皇上頒其遺書。昭示寰宇。蘇軾有云。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此之謂乎。中州伊洛淵源。考亭嫡脈。西山之旁搜遠紹。實在於茲。宜昭義問。大書深刻。或亦佐理至教。紹承前烈。嘉惠後學之一道也夫。

重訂小學纂注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皇上特允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生。務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切實發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斥落。幷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懍遵。著爲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簡命。視學江蘇。欽承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夫養正之功。莫重小學。乃科試各郡。諸童作論。率多含糊。則曩者約法猶未明也。爰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善本。以爲指南。惟梁溪高氏纂注。條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因取其書重訂付梓。庶可以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精華。名爲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爲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身由之不盡也。不明乎此。不可以爲人。即幸而弋獲。國家亦安用之。矧法在必行。士子儻仍前藐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矣。用是敬申聖主作人之意。幷詳童蒙養正之功。書於簡端。以詔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而患妨功者。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余備官淮海時。闢安定故祠爲書院。與山長王罕皆太史。每進諸生。申以小學旋鋟近思錄集解。講明而切究之。誠以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考亭之言。固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又云。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是精微之理。反求自得。所謂近思。其義尤明。學者未入其門。未歷其階。而漫語博通。雖日從事於六經四子之書。恐猶昧於以類而推之要旨。其他又何論焉。自余視學江蘇。

所以奉行功令。發揮小學者。不遺餘力矣。訂刊纂注既成。爰取安定書院所藏近思錄舊版。重加修補。與小學並行。有志之士。苟能循是爲功。既厚培其本根。復詳求其次第。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博與約相乘互進。當有日新而不能已者。若陟遐必自邇。其於道也。蓋庶幾焉。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近思錄輯要。某奏請頒發諸書之一也。其纂訂之義。備詳合河孫子弁言中。簡而明。約而該。匪徒微言在茲。懿行亦可考而知也。顧其修己治人出處進退之大端。散見於書中。猶恐窮鄉晚進。未悉其生平。而欲論世以知人。難矣。用是稽諸史乘。兼採羣書。次爲五子傳略。俾有知於學者。以之自鏡自律。參觀而允蹈焉。庶無負先哲之傳心也夫。

文獻通考紀要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本唐杜佑通典而作。詳覈豐贍。先儒所謂宇宙不可少之書也。元延祐間。板本行世。明嘉靖間。監本流傳。乃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馬氏自言。窮老殫氣。劖目鉥心。因冀後之君子。芟削繁蕪。斯學者望洋而歎耳抑聞之。眉列於一尺之面。朗朗爾。心貯於一寸之地。瑩瑩爾。贏卒百萬。不敵精騎三千。學貴多乎哉。紀要一書。按部就班。括以韻語。有詩提綱。有注備目。童而習之。簡者可引之繁。皓首而窮之。繁者可縮之簡。洵記事之珠而巾箱之秘也。某以奏請鋟板。因敬謹而序其首云。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而以洛學編屬湯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祑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搉續補。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庵張仲誠張清恪竇靜庵冉蟫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別精密。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夫洛出書以迄於今。坱圠苞符。權輿橐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天不變道亦不變。後先相望。厥義惟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呿呿。弗克眞辨。並且憎其里居爵謚。嘻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息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孫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予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予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予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續北學編序

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輯也。湯與魏同學於孫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者。余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以未見北學編爲憾。嗣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倣洛學編附所見聞。以就正當世。牽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里。迺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後來者十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

相承。僅可指而數也。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餘人矣。子於一方數十年中。復舉十有餘人。不疑於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異端害眞。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卽在章句之中。間得一二志士。振奮於狂瀾旣倒之時。或砥節厲行。或崇經翊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跫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之不暇。而敢輕爲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起乎俗而不爲苟同。志於道而不爲苟異。千里百里。有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疇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簡端。時以自勖。且望後之學者。相續於無窮云。

洪範正論序

子朱子嘗論尙書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而謂洪範則須著意解。雖然。得其解者良難。洪範一篇。上稽之天文。下察之地理。中參之人物。探精一危微之奧。括善政養民之全。內聖外王。於是乎在。漢唐以還。注疏傳論。亦云夥矣。顧求之淺者。莫窺其蘊。過深者又鮮折衷。甚且破析古人之書。以伸己意。支離穿鑿。莫可究詰。豈其初指然哉。惟守一家言。所見旣小。遂無以通乎作者之意耳。東樵胡先生。著有洪範正論五卷。彙諸說之異同。得失博綜而明辨之。昭然如判白黑。庶乎著意解而遂得其解也歟。昔人謂曾王洪範傳。遠出二劉二孔之上。以此視彼。更當何如。善讀者自得其意。無勞後學之紛紛聚訟矣。是書也。後禹貢錐指數十年而始出。纘緒觀成。則先生從孫香圃監司之力也。益信好古之必有後云。

詩易隨記序

庚申之秋予陳情旋里過保陽館於蓮池書院因得識山長夏君覘其容貌聽其言論觀其立教之日程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其諸詩之所謂敬愼威儀易之所謂果行育德者耶嗣迺悉其舊遊於江陰楊文定公之門由文定以上溯文貞詩易之學師弟間問辨多年相說相長義舉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筆之於書得詩易講授若干卷其文集則文定公親筆以授夏君者尤與經書要義相貫因幷付梓以志不忘而垂不朽予讀是書竊有感焉道之不明不行也異學之外莫甚於俗學口耳相沿不專不固爲先生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人師難矣經師亦罕習陋成風道將安寄有如夏君之傳文定一如文定之傳文貞也傳其經解實欲傳其經解之實用體道之深心也以尊師者尊經是經師也以尊師者爲師是人師也善人之多也天下之治也淵源似續澤被無疆也予未之逮也心竊嚮往之

易卦劄記序

子程子序易傳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夫易廣矣大矣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開物而成務也求諸近足蔽其義乎曰易者寡過之書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言也動也君子之樞機也易於近能不禦於遠乎蓋嘗反覆而觀玩之至著者象恆苦其賾也至備者辭恆患其雜也強探焉恐失之鑿旁行焉恐失之流約而取之又懼所守之寡要也垂老而對韋編一言一動無日不在悔吝之中然後歎易之不可爲典要而淺探淺視乎人之所見烏知見深者之非淺而見淺者之非深耶則求言自近之義也讀震軒夏君易

卦劄記一書。實獲我心矣。曩者。震軒嘗以詩易講授示余。余既微窺其淵源之自。茲書之成。則主教蓮池書院。與諸生問辨所及。隨筆以志不忘者也。有擇焉而精者。有語焉而詳者。有貫而通之。可以發前古後今之蒙者。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總不離乎性命身心家國天下之實理。而可與好學深思之士相印證者。良由震軒之學。無時不以檢身克己爲心。以此體易。以此用易。卽以此講易。夫是以率其辭而揆其方。鉤其元而幷提其要也。彼易於近者。讀此能無廢然返。悠然思。憬然於易之爲書。誠不可遠也哉。頃見合河孫子。自謂邇來讀易。漸覺卦爻傳辭。枝節雖繁。頗有文從字順之勢矣。夫文從字順。則是熟復之後。既有典常。至贖而不可惡也。至雜而不可亂也。庶有合於易簡之理。正大之情。潔靜精微之教矣乎。震軒故嘗從遊合河者。質以此書。其爲相長相悅何如耶。

重刻明職序

明職者何。呂新吾先生撫山右時。申飭大小職官而作也。夫官各有職。職盡而民安。太平可坐致矣。余撫中州。自勖以勖同官者。要在存心。虛心以認理也。實心以立事也。心之不存。職於何盡。雖然。常存此心以求盡其職。與夫先明此職以求盡此心。其義一也。余嘗與司道諸君。商訂職事。列爲條款。俾各官觸目警心。勉稱厥職。苦於挂漏。未能成書。今觀先生明職諸條。自督撫以至佐雜。並及弟子員。無不羅列備悉。誥誡殷諄。蓋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詳。雖今昔官制。微有異同。而其大指。總期百司庶府。顧名思義。求無忝於夙夜在公耳。有味哉。先生之言曰。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自慊自媿。必有獨得者。

於戲凡我同官及爾多士其各有職乎其孰無心乎願共勉之

又書弟子員之職後

明職一書於弟子員之職言之尤詳以多士固四民之表率而卽爲他日涖官之人所繫綦重耳諸生勉乎哉新吾先生固昔日中州之弟子員也體用兼備卓爾有成遺韻流風至今猶在湯文正公自言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維桑與梓其則不遠諸生繹此而能有得何患古今人之不相及耶與言及此不覺罙然遐思殷然有厚望也

困學錄集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學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淸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又渠幸讀先生諸書已重鋟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竝授揚人士今又渠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予且曰先子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由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閎達人之遁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致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

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歟。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又渠憲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勖焉。

廣字義序

正學之不明。文字累之耳。夫文字何足累人。亦人自溺於記誦之末。不獲受益於身心也。古之學者。讀書觀大意。惟務心得。故斷章可以取義。發揮無不旁通。實有會悟於語言之表者。豈獨說詩贊易。於今可覆而按哉。然於至要之文。又未嘗不深切著明焉。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子曰。其恕乎。復申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字之義也。傳心要典。自不容有毫釐之差。則字義所關甚大。先儒陳石堂。故嘗鄭重言之。北海孫氏。加以增訂。義漸備矣。玉圃黃先生。潛心默識。又爲推廣其義。或明其功。使人知所入。或析其流。使人善所守。指歸戒勉。而徹上下貫始終之蘊。具在其中。較之原本訂本。及北溪達原諸書。不更擇精而語詳乎。余與先生共事久。中心藏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政事簡以清。茲編所得。抑何遽歟。有志於學者。於此百數十字。講明其義。可以窮經。就中喫緊數字。深加體認。愼厥身修。舉而措之。可以守約。亦可以施博。毋徒視作文字。而涉獵爲功。訖於罔獲。以大負先生闡發正學。嘉惠吾徒之苦心哉。

讀書永言序

余年逾五十。健忘日甚。讀書一事。又不容已已。檢閱之餘。有實獲我心。或必須審辨者。隨手拈爲韻語記之。亦瘳忘之法也。達意而止。未嘗求工。若以默識相責。則余滋愧已。若以詩律相繩。則余滋陋已。

從宜錄序

論語言孝。而曰葬之以禮。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始死之時。充充如有窮。非可以倉卒就緒也。故必於葬日觀禮焉。夫禮代有損益。不相沿襲。非參之古今。不能合宜也。故必於未葬讀喪禮焉。蓋其愼也。不孝慘遭太夫人之喪。昏迷不知所爲。欲遵古禮。而重違土風。附身之物。朝夕之奠。不敢不勉。覺負疚者甚多。今卜葬有日矣。不先定其規模。何以從事。伏讀大清會典著爲令者。敬謹遵行。餘則考訂儀禮家禮諸書。生今反古。則不敢。從俗害義。則未安。亦曰禮從宜而已。哀荒之際。深懼大事難襄。將伯助予。其共參酌而教誨之。庶不至騷騷貽咎也夫。

秀才樣子序

子朱子嘗言。小學是做人樣子。內外篇所載備矣。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有與立。始不虛生。矧在衆人中。特以秀才著名。天下所期待者尤重。其樣子必大異於齊民。乃可以爲邦家之基。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由此其選也。其志事見於嘉言善行。余每讀之。未嘗不低回三復。學焉恨晚。今茲承乏校士。有媿楷模。念江蘇爲文正故里。諸生當儀式先型。近而取之。其則不遠。因爲申明秀才樣子五則。以三不朽相期。而始於責志。終於成身。皆以能立爲主。蓋以三才之道。同歸於立。立則能盡其才。不立則或

幾乎息勖哉多士尙其翛然奮然仰視前哲而反求諸身庶無虧於秀而最靈三才並立之本體矣至若妄自菲薄不思志將有漠檢踰閑不止庸庸而遂已者出乎禮卽入乎律犯則必懲言之爲辱使者不欲以不肖待人故弗細列條約亦不能效大賢容垢惟有恪守章程而已勉之愼之

江蘇學約序

國家建立學校置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蓋所以教天下之士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甚盛典也乃今之教職知此意者蓋鮮其所以課督士子者時藝而外竟若無事者然爲師者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亦不知所以學是以名雖曰士而立心制行語言氣象實無異於凡民其傑出者不過務博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至所謂義理之學則茫乎其未有聞焉是豈立學教人之本意哉使者督學江蘇而聆聖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視事之始卽表章朱子小學以勖多士又作秀才樣子一通指示門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諸生罕能興於正學此非盡學者罪也亦所以教之之法未備耳夫教法莫備於成周故當時辟雍化行人才之盛後莫與京今去古已遠古制雖難遽復而後世大儒如胡安定公教蘇湖二州遺法明道先生熙甯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歷任同安南康漳州潭州教士遺規未始不可仿而行也茲特會通其意酌以今法定爲條約十則初非矜一己之臆見亦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各學董率諸生實力遵行毋惑於浮議毋視爲具文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性善爲必可復以義理悅其心以規矩約其外漸摩之久將必有學成德尊明體達用之儒出於其間而

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於以共襄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典．豈不美哉．

健餘先生文集卷三

序二

廣西鄉試錄後序

雍正四年丙午之秋例應大比天下士禮臣以考官列名上請爰命臣會一貳翰林院編修臣杞往典廣西試事伏念臣畿輔鄙儒家世寒素幸生首善之地得近天子之光恭逢皇上龍飛之元年恩科會試加額中取甲辰廷對成進士內用銓曹自顧譾劣之軀不二年間叨榮逾分方懼忝竊茲又蒙恩畀以掄才重任命下之日恭讀上諭周詳切至感激悚惶復於次日面奉聖訓天語煌煌藹如春溫凜如秋肅日夜思維矢竭心力於是輕裝馳驛星言邁往計閱兩月十餘日抵粵西入闈後卽偕臣杞率同考諸臣黽勉同心乘公矢愼閱卷三千有奇取士如額錄文二十篇以獻臣例得颺言簡末臣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貢於學升於司馬一時士大夫大都質有其文譽髦秉德厥制尙矣漢舉賢良方正風猶近古其間勳名茂著者實不乏人至唐宋以來始以科目取士論者謂其專尙詞章無復選賢興能之意臣竊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朽之業三者並重名雖各分實則未嘗不相合也唐宋名臣從科目中出者固不勝數矧三試之制首場通經而窮理次場通古而贍辭三場通今而知務本末兼該體用具備尤爲不易之良法乎韓愈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周敦頤有云文所以載道也范仲淹著

萬言書一生功業皆素定是則文章一道性情人品出其中猷爲設施亦出其中士苟不欺所學厚自刻勵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則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粤西雖僻處遐陬而山川奇秀自屬靈區當今文治光昭風會日上陶詩冶書爭求進取故今科應試之數加於前者過半而文之醇雅雋上亦復無體不備駸駸乎與諸名省相頡頏也然則今茲所取雖不敢謂因言知人盡蘄至於不朽之業但幸逢世道昌隆之會覩多士謁吉之休虛臣之心遍觀而精擇之庶幾拔茅刈楚俾巖居谷處之士皆爲乘時利見之人發昌言樹偉績於以贊勤聖治黼黻皇猷無負雲漢作人之盛事是則臣所願與多士共勉者也

河南武鄉試錄序

乾隆三年歲當大比臣撫任中州例典武闈伏念臣學識淺庸自雍正甲辰科成進士叨蒙世宗憲皇帝簡拔銓曹旋於丙午典試西粤丁未分校南宮惟以敬謹從事幸免隕越出守名郡晉司淮鹺更荷聖恩洊歷封疆膺茲鉅典敢不益矢恪共仰承皇上揆文奮武之至意爰循成例會同南陽鎮總兵官臣韓應魁率提調分巡開歸道臣胡紹芬監試署理分守河北兵備道臣張受長關防糧驛鹽道臣黃叔璥同考試官陽武縣知縣臣宋惟孜洛陽縣知縣臣駱志適葉縣知縣臣張可舉商水縣知縣臣李新猷協力同心交相儆勉進提督學政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考所遴武生五千六百三十三人文生十七人監生七十五人營兵五十六人合騎射技勇論策而三試之嚴加甄別取中如額備錄題名謹擇其文稍雅馴者

彙梓以獻。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聖王之治世也。文事武功。總歸於立德。是以虞廷敷教。干羽並陳。周書宅俊。戎兵是詰。下之獻功泮水。猶以俎豆爲先。卽至試士澤宮。必以采蘩爲節。不特止戈爲德。而講武亦爲德也。豫省嵩高作鎭。河洛分流。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士生其間。剛柔並濟。今日之登諸賢書者。旣有濟濟之休。誠能以德相尙。各敬爾心。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庶幾虎奮鷹揚之士。無非藹藹吉人。而兎罝樛美。采薇可歌。永保天下於泰山之安。此臣惓惓愚衷。願多士共勉爲中州之彥。以昭至德之光者也。惟時洎茲士者。總督河南山東河道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范燦。護理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張學林。分巡南汝光道僉事臣李愼修。分巡河陝汝道副使臣劉兆畿。讋聞撫標中軍參將臣段起賢。例得備書。

重修揚州府志序

維揚南北要區。帶海襟江。舊隸九屬。稱劇郡。天子念其幅隕孔長。析通州分轄如皐泰興二邑。揚之屬裁爲六。又以江都隸郡。郭地衝事劇。尤號繁難。設甘泉一邑分治之。而楊之屬復離而七。蓋自惟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載在周官。而我皇裔慮精詳。肅吏治厚民生。量地制宜。超軼前古。某自襄陽移守斯土。披圖按籍。畈章非舊。釐剔宜新。揚志之修。是在刺史。爰輯鄉先生。設局分編。朝咨夕考。屬草未就。復擢司鹺。而治所故在郡中。俾得藉手成書。付之剞劂。抑亦使臣之幸矣。竊聞修史之難。無過於志。夫史有紀有表有傳有志。而邦國之志。自昔通名曰志。夫志、識也。志其地。志其時。志其事。三才之道備焉。故識不可以不多。

寡則陋識不可以不謹夸則誣此志之所爲難也使者守揚以來上懷天威下求民莫蓋嘗綜而論之江儀五方錯處士多俊偉俗尚輕揚其間鹽筴起家意氣豪舉罔恤拂經高賓濱河士攻文藝民苦沮洳與泰尤澤國頻年水潦仰資賑恤終鮮蓋藏儒雅之風棨黠之習所在多有守斯土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又其次整齊之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迺今以當官之務託文獻之徵志其地則思道與地宜志其時則思政因時立志其事則思人以事傳後之來者統理人倫移風易俗一之虖中和肯將於志焉是取掌故云乎哉使者又聞之馬遷撰記質而不俚班固作書贍而不穢古稱良史故在其文兼勝焉然文中子不云乎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故辭尚體要韓退之有言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君子博聞強識於立言也惟謹網羅攈摭手出白黑失在矯誣爲陋滋甚此管蠡之測識所嘗是正於鄉先生者竊願以一郡之志上之臺省可參信史頒之州邑可作政書顧以固陋之胸司轉運之職國計之盈虛商民之利病終日持籌不能壹思慮廣見聞以佐鄉先生之偶所闕遺此則耿耿中宵不自釋者也

江南通志序

國有史直省郡縣皆有志由來尚矣雍正十年上命儒臣修一統志詔省會各修通志上之而臺省大臣檄徵郡縣志以供采輯臣守揚州率郡之紳士編纂成書報充省局於今五載復睹通志之成臣疊膺簡命歷運使視鹺政治所肯隸江南例得厠言於簡欽惟列聖相傳重熙累洽幅隕孔長尤以江左人文淵藪財賦要區恩綸疊沛浹髓淪肌編纂諸臣開函恭紀燦若球圖允惟典要次分十志例仿班書自輿地

河渠。即及食貨。八政所先。義不容後。而臣職司鹽政。爲食貨之一。伏念兩淮鹽筴。自昔甲於天下。國用以饒。民生攸賴。立綱積引。法久易弛。我朝監於前代。去其煩苛。權其利病。軫恤深仁。度越千古。惟皇建極。載沛殊恩。鹽法澄清。商情豫順。臣敬奉施行。犂然志册。誠懽誠忭。竊有榮焉。以至吏績民依。文教武衞。因時制宜。具徵文獻。臣歷官茲土。嘗所與聞。循覽是書。上參史乘。下肅官常。蓋聖天子之聲靈赫濯。實式憑之。非供掌故云爾也。

家譜序

吾宗世居博野西北東章村。距縣治十五里。相傳永樂時。遷自山西之洪洞。緣明季疊遭兵燹。族譜佚失。嗣未重修。迄今歲時祭墓。觀世代相承。自始祖及八世。歷歷相次。而名氏不傳。末由退溯。可慨也。曾祖開六公。有隱德。鄉里至今稱之。自公而上。爲同胞三人。公乃長房後。次房曾孫不祀。繼陳氏子。三房有太三公者。鄉邑著聞。其餘世系。俱莫能稽。祖墓距吾鄉三里。在堤圈村西南。當開六公世。穴場漸無隙地。族人多爭之。先大夫早世。太夫人泫然曰。孤寡何爲爭此。舍東有田。便祭掃。遂營葬焉。時康熙三十二年也。越十有三年丙戌。大父輿隆公捐館。又十有五年辛丑。大母即世。合葬於其上。我太夫人苦節艱辛。竭力成大事。不敢言瘁。天矜藐孤。歷官荆揚。幸無隕越。丁巳夏。奉命撫粵。以母老陳情。調任中州。今且恩准貤贈。褒榮三世。洵曠典也。蓋吾家自開六公後。積累固有自來矣。震川先生云。古者大夫世家。故世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所自始。乃今四世而還三房之近。名氏亦既莫考。何敢遠引以誣先世。由今視昔。家譜之

作滋不容緩矣。謹據所知著於篇。

祁陽李氏家譜序

宗法之不行久矣。士大夫有能敬先而收族者。必當以宗子目之。蓋禮因義起。賢賢正所以親親也。吾同年友深菴李君。是其人已。君家祁陽。世爲河北望族。始祖之後。一再傳而子姓繁衍。六七傳而科第聯翩。君則文名尤著。以進士宰休甯。早賦閒居。拳拳仁孝之思。垂老不忘。既立家祠。能敬先也。復作家譜。欲收族也。薦紳先生如君者。可不謂賢乎。君之祖孫父子。叔姪兄弟。爛如崔盧矣。嗣君以往。綏後祿。洽百禮。祭有儀焉。族有約焉。言有教。動有法焉。所以追遠而篤近。好古以維風者。無不踵事增修。甚詳而具舉焉。君其續登是譜乎。余方有未逮之志。願言則傚。後先相望於梓里間矣。

范氏家乘序

古之聖人。欲民孝悌相親。而恐其乖離不屬也。故立爲五宗之法。有大宗。有小宗。秦漢以來。卿大夫不得世其家。於是大宗廢。而小宗因以不行。然自高祖以下。五世之親。共相爲服。則小宗雖不行而猶行也。惟大宗蕩然。無復毫髮之存。而江南范氏獨得其意。自文正公起家中吳。敦睦九族。創立義田義宅義學。搜家集爲宗譜。使世世增修。守以弗墜。支屬雖繁。源流雖遠。而有急相周。有憂相弔。往來和協。獄訟不興。豈獨子孫之賢。益以見文正澤流後世。更千百載而未有窮也。余自束髮。知有文正公。稍長讀書。見其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心竊嚮往之。最後讀其告諸子者曰。吾族於吾有親疏。而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疏。

益低徊流連想見其爲人夫嚮往想見其人而生不並時一旦得見其子孫不啻見其人於千載之下矣乾隆三年余撫河南河南之洛陽文正墓在焉適守墓裔孫君建行身不苟因表請爲博士而格於部議不行迄今以爲憾事視學江蘇則文正族姓咸聚於此長洲學生范炳吳學生范顯桂出其家乘請序於余余生平固竊奉文正爲師而吳爲公故里益欲以效法文正者與諸生共相砥礪挂名家乘之端以垂久遠所欣願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先太夫人年譜序

嗚呼太夫人之懿行多矣不得不譜以年也譜以年矣而太夫人之懿行又若隱而未彰蓋舉事之衆著者而列序之其存諸心者則默識之而不能言也即見諸事者或以年久不能記憶或以日用瑣細不敢備書或以善舉頻行不必重見亦略甚矣然太夫人一生秉堅貞明敏之資體忠孝節廉之義果於爲善老而好學不倦者年譜雖詳亦烏能盡之覽者自得於意言之表則不肖之罪或亦君子之所諒也夫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實應朱止泉先生宗朱子之學者也余官維揚時以簿書匆匆未遑加禮今茲視學三吳喬生萬承手先生文集八卷視余余反覆批玩於朱子之學先後淺深曲折次第無不融洽貫通眞足爲紫陽嫡嗣爲之撫卷太息想見其爲人而先生下世已久深悔從前之未及就正也先生閉戶潛修不顯於時而一生學業之始終未能盡悉爰命喬生轉屬先生猶子堅乘纂輯年譜閱兩月成編繙閱一過始知其先事該博

程入聖道。驗諸身心。證諸友朋。銖積寸累。遞進益深。至於老而不懈。其諸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歟。至其推崇朱子。指斥近似。最爲有功。既辨陸王於前。而於同時錫山關中兩講壇。往復辨難。具有深心。後之學者由先生之書。以溯朱子。則斯譜之作。其曷可少也哉。

古衡先生言行錄序

乾隆十年十有二月甲辰。吾友劉古衡卒。余往哭之。誄曰。君之孝友諒哉。君之意氣壯哉。君之時命窮哉。君之病逝恫哉。爲之邑邑者累月。已而其猶子廷翰。暨門人杜琳。編言行錄視余。余之知君久矣。事惟其實。不惟其文。語錄之所以繼論語而傳也。史氏以之採入儒林。古衡可以不死矣。書於簡端。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者。

格言精華序

中丞劉公讀書有得。輯爲格言精華四卷。先以修身。而齊家涉世次之。終以潛養。於是知公之所養深矣。昔鄧文潔謂龍德不難於飛而難於潛。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歸於潛也。知此義者殊罕。公秉難進易退之節。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善讀書哉。士有萬卷自豪。誇多鬬靡。而毫無念及於身世者。觀於此書。可以自反也已。

朱子家訓演證序

朱子家訓。不見於文集。世儒類多疑之。然其理徹乎上下。守之可以寡過。推之可以善俗。願力行何如耳。

多辨亦奚以爲。予觀顧君中孚演證四卷。徵諸嘉言。實以善行。頗得小學之意。用書數語於簡端。以爲教家者勸。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乾隆七年春。上念直省廣文。比年漸弛。非可以粲日者備員。命擇孝廉之明通者。以當斯任。於是吳君汝礪。榮膺高選。秉鐸吾博。越今二載。邑人生感其勤勤懇懇。思以壽吳君者壽其母。乞言於余。余久以詞章爲戒。然幸際聖明。固願子與子言孝也。太孺人氏趙。于歸贈公可臨。當家業中落時。佐以奉親教子。子三。汝礪其季也。汝礪年方弱冠而贈公即世。太孺人多方經畫。俾汝礪無內顧憂。躬膺鄉薦。樂育人材。其誠得中饋之貞。而獲富家之吉者與。癸亥冬。饒陽周孝廉過余。吳君敦請再三。掃榻設席。車馬喧闐。若忘乎其爲苜蓿盤者。余子嘉銓。以同譜追陪。具稔太孺人平居訓子。每以有客至止爲喜。吾聞而異之。夫截髮剉薦。陶母之盛德也。嗣是遂無繼美者歟。抑或有之而莫傳歟。蓋非陶母之賢。無以致侃名位之顯。而非侃之功。被八州。亦無以彰母湛之德也。吳君勉乎哉。今天子方以孝治天下。雖以某之無似。幼承家太夫人之教。亦得歷任中外。陳情侍養。叨荷殊恩。寵榮稠疊。每誦聖言。庶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未嘗不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生也。矧吳君年富力強。益思積學礪行。所以悅親心而衍家慶者。方興未艾。將與千古爭輝。是乃壽母之實。豈在區區祝嘏之辭云爾哉。昔歸震川嘗極斥生辰獻壽爲非古。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義可述而言足爲教。君子志之。夫然。則生辰爲壽云胡不可。所貴乎立言之有裨於倫常。而立德立

功之無慚於身世也。此余願與吳君勉圖不匱以爲壽母開顏者。太孺人聞之。儻亦樂爲舉觴也歟。

顧牧雲五十詩序

余守襄三載。始識牧雲顧生。恨相見之晚也。顧生於越雋才。慷慨有大志。遊覽天下名山大川。崎嶇世路。備嘗之矣。故其氣奇而光斂。傲居襄樊。因與鹿門相望。遂家焉。時混迹於風塵市井間。人莫知其爲隱也。而顧生益自安。以酒爲鄉。以琴爲友。以醫救世。以詩陶情。環堵蕭然。從無擔石之儲。而母不淒。婦無歎。課子弄孫。熙熙和樂。非有道者能如是乎。今行年五十。髮種種矣。而木雞之養。日益沈深。雲鶴之姿。彌加俊爽。爲詩八首以自娛。遂流傳漢上。余從簿書之暇。幸得讀之。如聞高山流水之音。颯颯入耳。莫逆於心。其考槃之碩人與。南陔之孝子與。抑扣角擊壺。感遇之名士與。余不能窺其蘊藉之深淺矣。世有聞顧生之名而未見其人者。讀是詩庶幾遇之。

程羽朝詩序

客於襄者。吾於詩得二人焉。一曰嘉禾顧生。一曰新安程生。二生之詩不同。而同歸於言志。顧生之志殆將隱矣。故其詩感慨多微辭。程生則志方將而未艾焉。余觀其往來吳楚間。歷覽山川。放懷今古。嶽嶽者其慨。炎炎者其言。太史公所謂不羈者乎。名其詩曰破浪吟。知其志與古俱。大而非夸矣。乃若哭母之作。哀而深。別昆弟懷朋友之詞。切而婉。是又性情之厚。有過人者焉。余雅不喜夫中無物而藻繢以爲工者。若程生之詩。庶幾陳言之務去矣。抑程生之詩集甚夥。破浪吟特其一耳。何其文而美且多乎。蓋程生爲

新安望族。一門兄弟俱有名。謝家俊秀。陸氏才華。得於昆玉之切磋者固多歟。久客他鄉。孔懷莫慰。當與顧生叶異姓之壎篪可爾。

海門詩集

詩之爲道。所以陶冶性情。非苟爲摛章繪句已也。余頗心知其意。而磨礱涵泳。竊媿專家風雅。故難言之。京口鮑生步江。幼擅雋才。詩名蚤著。余歷官維揚時。知之最深。曾以鴻博薦。開府諸公。馳檄交徵。不就。詩且日進。不懈而及於古。獨得乎温柔敦厚之遺。而迥異浮華放浪之習。余益重其人焉。命兒嘉銓爲錄海門集若干首。問世。計平生所作。不及什之二三。蓋其愼也。雖然。欲知生者。觀此亦足見吾言之不謬矣。

文頌序

余少習爲詩文。輒欲旁綜古今人心得之趣。託諸謳唫。寄其髣髴。顧嘗心慕而手不能追。通籍後。鞅掌王事。學殖日落。然公餘時往復於心。邗江馬孝廉以文頌見投。恍乎如發我覆。夫文人之心。與天地之生氣。噓噏摩盪。日開突奧。光景常新。孝廉剖析羣玉。鉤營致魂。何思之深也。唐時孫樵自謂得爲文眞訣。溯所自於韓退之。而退之旁搜遠紹。每亟稱司馬子長。淵源可知也。唐以降。源愈遠而末益分。其間可指數者。後先端緒。若隱若見。而披尋眞訣。舉似良難。孝廉古今文。致有家法。長言永歎。蓋蓁微矣。余嘗念此中人語。頗靳爲外人道。夫靈區在望。第弗深討耳。爲梓以傳之。世自有聲相和者。

維揚書院課序

今年春巖憲高公允兩淮商士之請闢書院於維揚使者司運茲土延已山王太史爲學者師時方獻卜鳩工以賓興伊邇迺先課士於古梅花嶺自春徂暑生徒日進文益炳蔚可觀公餘擇其尤者若干首付之梓人爲諸生勸仍列太史之評示尊師風敬學也夫書院育才豈惟搉論文藝而已然因文見道蓋亦將有取焉俟講堂學舍次第落成所以勖諸生者太史自錞于申之而余先引一言於是編之首

維揚書院課二編序

自院課有初編之刻已逾一載矣近奉上諭書院所以導進人材戒勉備至維揚雖非省會實居南北之衝商士州處烝烝嚮學茲講堂學舍幸已落成而使者復膺視巖之命公餘進諸生敦勉惟博習親師樂羣敬業大成有厚望焉故爲再梓課義所嘗評隲於院長者而申言之諸生勖哉朱子白鹿洞明體達用之規具在自是益斂華就實家修廷獻爲國之琛使者拭目以竢

已山太史存稿序

已山王罕皆太史文衣被天下久矣余少時常諷誦輒嚮往其人嗣以同年舉進士訂交京邸其人德器醇深卽之沖然然底慎廉隅義不苟合迺歎其文之温潤而栗有以也丁未夏余出守襄陽罕皆亦養疴歸里吳楚相望讀其文如晤其人歲壬子調任維揚適罕皆就醫於茲重晤官廨論文益縝密旋理巖政延主安定書院命大兒嘉銓受業焉因與共晨夕相漸道義若臭味然自是益心折其人匪直以文矣夫人如罕皆醇乎其醇發而爲文故嘗陶冶於性情以和其音而中於節然罕皆彌抑乎自下嘗告余以

三刻稿徇坊人請益二百篇類賣菜求益而委余決擇余於罕皆之文復何間然顧以今垂老之年念吾輩所相期不朽自有進於此事者爰不辭商搉別其大都存十之六以行遠有餘矣夫罕皆文有內心世有知言之士苟得其一二義未始不可窺罕皆之蘊以想見其人況斯編百有二十乎其或以其文肯美愛可傳則前編具在任學者取攜焉可也

儲東溪文序

宜興儲氏六子文海內知名而東溪不與焉君故以位顯陳臬敷教其不以文鳴也固宜雖然君之文則既老更成矣理舉而辭達體備而神行文中子所謂有君子之心者其文約以則庶幾近之當君之舉於鄉也余見墨本吟研不能置以爲質古光新非老學不辨越十載與君同榜成進士相知且日深久之陳情將母後先歸里聞問亦難洎余視學南來而君已溘然逝矣其忍卒讀君文哉爰書此以志感

江蘇校士錄序

在昔吳文恪公視學京畿公明之聲徹於朝野時余爲諸生三試胥叨首列引之入幕親侍誨言通籍後典試西粵分校南宮稟承有自差幸得人嗣涖荊襄移揚州五載三遷未離邗上修安定書院延吾友已山太史爲諸生模範每論文於心莫逆也已由豫入都乞身終養益信小學是做人樣子不可須臾違參之近思錄諸書沈潛玩味微窺理奧無意辭章矣茲復視學江蘇欽承帝訓以教士求賢爲務冀得眞儒匪獨衡文也然觀於文而士之行可見文中子周嘗云爾發春首校常郡爰憶平生師友所嘗討論暨邇

年研尋正學。切己體察。微言要旨。持衡無敢或苟焉。夫法從理出。氣以神行。諸生產文盛之鄉。講求帖括。使者亦奚以多言爲。惟是因文砥行。毋役於聲華。毋囿於風氣。端本澄源。體明用達。以仰副聖天子作人至意。此則使者所厚望於諸生。故因校士錄之刻。弁數言於首。

健餘先生文集卷四

記

新建節孝坊碑記

康熙庚子。吾母太夫人奉旨旌節孝。及今十有八年。始克建坊。遵母教也。會一三歲而孤。太夫人窶艱辛勤。拊育五歲。口授經書。十歲。就外傅。每夕歸。太夫人篝燈紡績。必課會一於旁。是時先大父大母既老病。外大父大母復以無嗣。迎養於家。一孀奉四老。生事死葬。黽勉有無。備嘗艱苦。而忘其勞。惟篤念藐孤。冀其成立。迨會一入庠序。獲廩餼。稍佐米薪。而太夫人含荼茹恤。已多歷年所矣。庚子夏。臺省鉅公。以太夫人節孝。允符旌格。上於朝。賜白金建坊。太夫人曰。吾家赤貧。姑篤老。用以供旨甘。備大事。俟吾兒寸進。圖建坊未晚。會一謹受命。是秋舉於鄉。越三年。成進士。分曹吏部。又三年出守襄陽。幸獲祿養。以建坊請。太夫人命遲之。時會一屢攝荊篆。太夫人留襄。念切民莫。遇雨暘不時。輒長跽默禱。日之曝雨之淋。皆勿恤。誠心所格。有祈輒應。襄民嗟頌弗置。庚戌冬。沍寒特甚。顧孫輩曰。汝父節貯俸錢。欲爲我建坊也。吾謂以授無衣者尤亟。遂稽襄民六十以上。量給布帛有差。其他相時周卹。胥此類。襄人德之。爲建賢母堂。太夫人固辭。不能止也。具載襄陽碑記。歲壬子。移守揚州。自是遷都運。擢鹽政。秩益高。太夫人戒會一黽勉報稱益力。今歲春。會一奉詔入覲。簡撫粵東。有成命矣。以母老陳情。天子動容稱賢母。遂移撫中州。俾得奉

養太夫人聞之感激涕零北向焚香扶伏三拜稽首念會一家世力田自先曾大父先大父始爲諸生先君力學早世會一幸席累世遺德恭承太夫人之教備官中外前年雍正乙卯疊荷恩綸大父父贈資政大夫大母贈夫人母封太夫人蓋自詔旌節孝以來太夫人實受三朝錫命則建坊其曷可以已既陛辭以之官道過里門邑人士僉曰太夫人聖朝人瑞鄉國母儀宜相和會之區樹坊表之石明彰節孝敦厲淳風遂卜吉東街以暢月落成於戲此太夫人苦節數十年辛勤教子遭逢聖代以有今日者也會一一介寒微忝封疆之寄邇桑梓之鄉勤宣德化日夜冰兢深懼不克負荷重違吾母訓誨故敢敬述始末永志國恩益勵忠忱對揚寵命並昭示子孫俾毋忘先人之基緒焉

東章新阡祭田記

嗚呼先太夫人以節孝定窆於東章新阡迄今五十年所封樹楸然墓田翼翼而其締造之艱難與立教之大義未敢一日忘也康熙三十二年先大人卽世將祔祖兆族人隘之太夫人泫然曰孤寡何敢與爭舍東舊有揚場地咫尺便祭掃可以營葬當是時伯父緣事叔父出亡外侮頻仍地已鬻於鄉鄰太夫人易簪珥傭女紅晝夜不交睫刻期勤事僅購墓所南半九畝越十八載余館於祁南太夫人節縮束脩乃購北半九畝洎守襄以還太夫人節縮俸金乃購墓所左右地增爲六十五畝又置四隅地廣至七十七畝有奇皆不惜重貲而後得之墓西有王田一畝嘗售之叔子尋以墓木蔽芾率爾授人余終養歸里聞而悲咤亟以良田三畝兼金三兩易之嗚呼伯氏無嗣叔氏有後而無學雖從葬而並未與墓田之爲尺

士尚不知守。是宗法不明之過也。今以墓道南北近地增爲百畝。永作祭田。以供粢盛。兼備修除之用。宗子主之。不許分析質鬻。先大夫之葬也。太夫人植雙楊於墓前。活其一。尋又植柏十六。其餘諸樹。余手植三十有五。與田並賃者者倍之。四周柏與楊相間三百有八。則太夫人歸自河南展墓所命也。樹賃外鄉工雇族人。卽叔孫亦皆計日予直。子姓其識之矣。往者可知。嗚呼。君子雖貧。不斬邱木。禮在則然。吾見世俗以貧而鬻邱木。其貧滋甚。足知忘本蔑祖。罪通於天矣。凡我子姓。培茲封樹。不許翦伐盜鬻。太夫人嘗呼小子而訓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賴名節耳。婦人失節。不可爲人。男子而不能廉隅自守。亦與婦人失節等。甚且嫖賭酗狠。尤干法紀。不許祔新阡。娶失節之婦。不許合葬。違者俱以不孝論。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人人得而攻之。當事所不貸也。子姓戒諸。嗣自今封樹茂矣。祭田具矣。子姓安享其成。亦念夫締造艱難。積累五十餘年之久。而後致此規模耶。余以涼德。洊歷封疆。內忝卿貳。非有殊才異敏以從政。皆遵我太夫人之教。以成以立。幸免覆餗而不致有辱其先也。爰書顛末。敬述節孝之遺訓。具刻於碑。俾我子姓共知其義而敬守之。以爲世法。勿忘所自。庶幾可祔新阡而不怍云。

三錫詞記

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戊子。欽奉恩詔。內外臣工。給與封典。會一巡撫中州。適逢盛事。拜疏於朝曰。臣以草茅下士。幸沐覃恩例封二世。念臣曾祖先知。平生積善砥行讀書。名列膠庠。未登仕籍。請以本身妻室封典。貽贈曾祖父母。得遂報本之心。制曰可。錫之誥命。上及三代。於是曾祖考開六府君。祖考與隆府君。顯

考宏陞府君。並贈河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妣李太君、趙太君。祖妣王太君。並贈夫人。顯妣李太君。封太夫人。先世相承。潛德隱行。於斯始著。稽古禮經。宜立宗廟。時有官守未遑也。越三載。陳情歸里。乃得度地庀材。建廟三楹。中分神室。皆南嚮。前列家塾如式。乾隆十有一年十月甲子。奉太夫人神主入廟祫祭。祭畢。遂北上。先是我皇有命。簡佐司空。自春徂冬。蓋七閱月矣。因留一子居家。攝行祭事。特立條規。具詳祭時祭法及祭田祭器之數。俾後嗣遵守。不忘所自。幷輟以詩而歌於廟。詩曰。

明明世德。肇迹東章。委祉孫子。俾熾而昌。以爨以祀。來格來嘗。

皇皇誥命。申錫中州。主祏重光。先妣作速。以妥以侑。孔庶孔修。

翼翼寢廟。大啓博陵。禮儀既備。顧我孫曾。以綏後祿。是依是憑。

健餘堂宗法記

宗法之不行也。論者以爲後世官無世卿之故。其實亦不盡然。吾觀范氏家乘。自文正創置義田以還。宗法遂立。族人辯訟。皆於廟中治之。雖祖父行。亦俛首聽命於宗子。而不至受罰於公庭。子孫遵循以迄於今。垂七百年而不敝。嗚呼盛矣。惟有所養。相維相繫。是以成教勿替。則知士大夫出其祿入。用昭世守。而宗法自行。何必世卿哉。惜予昔年見不及此。未能廓大以從事。今以所存恆產。別爲規約。俾宗子主之。奉祀恆於斯。承事恆於斯。志君恩。存古道。有基勿壞。庶乎可久。其或分析質鬻。非孝也。非孝者無親。法所不容。心亦奚忍。子姓其念之哉。

規約

一 城中三錫祠一所．以時致祭．每歲修理．有附郭祭田百畝足用．詳具條規．勿得有違．

一 東章祭田百畝．以奉墓祭．兼備封樹之費．詳具新阡碑記．不許剗伐盜鬻．

一 東章祖廟一所．祭田十九畝．歲時享祀合族．勿致怠疏．

一 東章義田百畝．用贍族親．餘寡孤獨．歲餘六石．婚喪急難．量行周濟．種地者不得重給．務於歲內完糧．不能則收地．不準則停支．

一 在城社義田百畝．以恤鄉黨之患難．而爲禮俗之交．不許私用．

一 在城義館一所．學田百畝．以教邑中子弟．交徐李鄭生管理．詳具事宜款條．查核遵行．

一 東章義學一所．學田五十畝．以教故鄉子弟．亦照事宜款條．交人管理．

一 共學地租．以待四方來學飲饌．有餘則以禮周急．不得濫支．

一 在城社塾田百畝．以教家中子弟．習禮學文．勿得廢業．

一 東章義倉．交王行謀等管理．博陵輔平倉．交徐曉宜．李巨波管理．白沙義倉．交王禮等管理．張家莊義倉．交張奇瑛、楊宏緒等管理．俱遵成規稽核．

一 在城節孝坊一座．修葺鎖鑰．勿致作踐．

一 在城里第一所．爲宗子定居．宗田百畝．爲宗子經費．流傳世守．不得私諸支子．質鬻他人．

一 家傳經書．凡有批點．及健餘堂圖記．不許遺失．御賜宸翰典籍．尤宜珍藏．勿得私假．有干不敬之罪．

一 宗器命服等件．家廟時祭陳設．勿得他用．愆忘失守．是爲不孝．戒之愼之．

一　宗子承家．以禮御衆．分職課功．勿任違誤．有違誤者．責處於廟．不得徇隱．

一　家衆俱聽宗子約束．歲時朔望．行禮如儀．有過受責．不受則倍處．三犯不悛則斥之．

家衆黽勉趨事．乃能合爨有成．若惑於婦言．離心分居．則出其婦．不從．則併斥之．凡被斥者．予以平房三間．薄田三十畝．僅免一時之飢寒足矣．若以俗見爭執瓜分．鳴官以不孝論．

一　宗子總其成．擇子弟之才者爲家督．協理諸務．歲給地租五十畝．用獎勤勞．有過則量罰．如或怠玩．則告於廟而易之．

一　宗子或老或疾．仍居里第．不能承祭．則擇子弟之貴而賢者二人．告廟擊籤以命之．其餘不得覬覦．

一　宗子恪守規約．勿得有違．違者自罰於廟．衆有過不知．支子皆得執規約而詰之．怙過不悛．則公論於廟而易之．亦照被斥例．分外不得多取．

一　宗子同家督經理諸務．造冊流傳．如有不清．責令分賠補還．代者失察如之．

東章義倉記

余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之爲人．讀社倉記．慕朱文公之良法．維時食貧居賤．有志而未逮也．筮仕以後．又以官微祿薄．竭蹶厥公事．除仰事俯育外．僅將家田百餘畝．歲給族親．未能波及里黨．耿耿於心者數年於茲矣．每念吾鄉士著．不過數十家．在諸里中．最小而貧．余又德涼而濫於仕進．其能待位祿崇豐之後．既有室家．方講於任恤之義乎．爰捐廉俸百金．先糴穀二百餘石．存貯公所．以作明春牛種之資．嗣自今吾鄉之人．苟能善倣朱子之法．出納以時．歲歲有增．則數年而後．何啻倍蓰．春秋耕斂．俱無待於在官

之補助。余他日歸休。亦得與諸父老優游畎畝。共樂無求。則雖未有室家。亦何損於二疏之頤養乎。余遠守襄陽。未能親加經理。幸我鄉人共勉之。

重修老龍堤記

襄郡憑臨漢水。護城有老龍堤。起自萬山至長門。延袤十里許。皆壘石爲之。由來舊矣。雍正五年秋。余由銓曹出守茲土。見堤石間有傾圮。卽思爲未雨之防。赴會城。初謁觀察趙公。亦囑茲堤爲急務。適余署篆荆南。未暇修理。明年夏五月。漢水暴溢。凡救王嘴、普陀庵、頭工嘴、上灣、中工、龍窩、二工嘴等處堤石。盡付波臣。幸賴神庥。未至沖決耳。八月。余自荆回襄。親詣堤所查驗。應修之處。倍於報數。深慮工費浩繁。度支無措。遂詳請先動歲修銀。搶修救王嘴等七處險工。腳深丈餘。闊逾八尺。依往例照糧役夫工料不敷。則府屬公捐。按工給直。毫釐必晰。獎勞所及。踴躍倍切。興工於去冬十月。告成於本年三月。其前報緩修之所。亦皆次第繕補。獨是余以簿書之煩。兼攝戎廳。雖不能如蘇子之坐臥堤上。躬親荷插。然戴星出入。不敢言勞。迄今事竣。或亦可告無罪於守土之責也。夫襄郡襟小。不堪屢勞。念切民莫亟保障哉。修築宜豫。立根宜深。植腳宜寬。砌石宜密。知斯數者。可以有備而無患矣。至於冒銷公帑。濫用民力。此不肖之爲。不足道也。敢以告後之從事者。是役也。承修者。襄陽縣令徐宗奭也。協修者。襄陽縣典史王嘉祐。暨府倉大使金廷試也。夙夜維勤。共勷厥事。余幸有同心焉。是爲記。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蜡之祭。始於伊耆氏。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所以報本反始而息老物也。而所重者則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以其尤有功於田也。故尙焉。夫古之君子。使之則必報之。雖以貓虎昆蟲。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乎。故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襄陽故江漢名邦。山川社稷。昔聖前賢諸大祀。煌煌具備。而八蜡之祀獨闕焉。豈明季兵燹之後。廢而弗舉乎。余守茲土。每念及之。不敢忘也。雍正七年夏。鄰郡報蝗。時余往鄂城。見捕蝗之使。相望於道。余心滋懼。遂竭誠默禱。幸神福襄民。蝗不入境。且比年以來。歲物滋豐。地方無水旱之災。與傳所云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不更有合歟。爰擇地於城南社稷壇西。捐俸建廟。亦以云報也。雖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可以云報矣乎。余之理襄也。固將以必敬而必誠者。報君恩之高厚。以一張而一弛者。報民俗之醇良。因以不數而不疏者。報神庶之順正。繼自今官和衷。民從欲。神降祥。幽明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明禋介福。相報益彰。歲歲飲蜡。擊鼓吹豳。農夫之慶。邦家之光。永永無極。豈不盛與。乃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脫履升堂。飲無算爵。謂勞農以休息之。可耳。至於食飲無度。舉國若狂。非設教之本意。亦無取焉。是役也。始於雍正八年春三月。成於秋九月。蓋力出於官而不勞民。故次第經營。緩以告竣。亦蜡以息物之意云。

隆中草廬記

距襄陽府治西三十里。有山隆然中起者。號曰隆中。漢諸葛武侯隱居學道處也。隆之東。舊有祠。春秋祭祀於斯。不知始何年。相傳明季藩王奪武侯草廬舊基。於隆之中造墓焉。迄今尙有二冢。則隆東之祠。其

爲明藩侵奪改遷無疑。劍水趙公慨古蹟之失舊。難以妥先賢之靈也。遂於隆之中。稍前建祠。豎三碑祠內。中刻武侯遺像。載梁父吟。旁鐫前後出師表。又於祠後建草亭。誠復古禮賢之盛心也。余守襄三載。因署篆荆南。東西奔走。未遑一謁隆中。於心耿耿不忘。雍正七年九月。始得親詣拜瞻。徘徊四顧。見夫山勢蟠踞。雄峙幽深。信爲龍臥之處不虛矣。顧使龍墓居中。賢祠偏左。心甚悽然。益歎劍水之建祠復古爲不可已也。獨惜草亭限於地勢。規模太隘。與祠不稱。今年春。劍水自湖南手書示余。欲補從前所未及。適觀察趙公自荆關回襄。因偕襄令徐君登山。相其地勢。於隆之上。得一聳而深藏而平者。曰。此眞當年高臥處矣。遂謀鳩工庀材。建廬以復其舊。起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告竣於八年三月。嗟夫。古人有一節一行之長。可傳於後者。無不表其里居。紀其事蹟。敬慕不遑。獨以武侯之賢。不能保其躬耕樂志之所。不爲權勢所奪。致使千百年來。或因陋而忘初。或有志而未逮。蔑古簡賢。不亦傷乎。則余之與觀察。共成此舉。亦猶劍水之意也。至隆東故祠。仍其舊不毀。俾後之人審勢揆情。於彼於此。必有辨之者。是爲記。

新建魁樓碑記

余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土木。建蜡廟。重民事也。修隆中。禮先賢也。茲樓之建。胡爲乎。相傳襄郡南城上。舊有魁樓。爲一郡文風所關。前守杜公。修於康熙壬子。嗣因前襄令以他故毀樓。改祀魁星於文昌閣下。說者謂氣象幽暗。不稱文明之大觀。故比年以來。科第落落如晨星。言之每以爲憾。余惟襄陽夙號才藪。而風雅於今寖微不振。心竊疑之。儻亦地靈之有闕。其信然者歟。因於簿書之暇。偕諸生至城上。尋其故

址猶存。遂謀合衆擎以舉事。起於雍正九年春三月。閱秋七月。余乃竭力以告厥成。嘻。文風之啓。天耶地耶人耶。其相合而有助者耶。方今聖明在上。景運天開。兼以襄地襟山帶水。控楚上游。英華萃聚之區。魁斗向陽。星文協應。其光熊熊矣。有志之士。將益積學礪行。爲風氣爭先。爲茲樓壯色。何患於磊落抑塞。未能望青雲而驟起乎。凡我襄士。可以興矣。

襄陽書院藏書記

襄陽故多雋才。比年以來。余固樂與講器識矣。雖然。學之不博。難言擇守。世有讀書萬卷而貽譏無術者矣。詎有抱殘守獨而可稱大雅者乎。余觀諸生負陽城之志。安原憲之貧。而苦無鄴侯之架。是讀書而力亦有不逮者。良可慨也。回思余弱冠時。典衣易書。此景猶在。今雖囊篋蕭然。虛膺二千秩糈。不猶愈於簞瓢螢雪乎。爰捐薄俸。購經史諸書若干卷。藏於書院。彙爲總目。編其次序。以使檢閱。復留餘帙。以俟他日之得書。即續載其後。凡從吾遊者。無不澤之以詩書。庶幾擴其見聞而知所擇守。其器識之日進。甯復可量耶。惜乎余簿書鞅掌。精力就衰。不能溫故知新。以應無窮之辨問也。博蒐約取。大雅彬彬。於諸生固有厚望焉。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揚州地廣而饒。水旱所爲滋息也。制府尹公。疏請濬南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而施畚鍤焉。余守是邦。與告成事。閱日。邦之薦紳先生謂余曰。市河之流暢矣。然而引貫有源。抑經營未可後也。城西保

障河襟帶蜀岡繞法海以南古通渡在昔春水柳陰百貨鼓枻其間田疇資以灌溉與隍池相表裏誠得藝其淤澱進以廣深則非惟壯郊原名勝之觀其攸賴於市河之蓄洩者實大余因切究形勢以襄厥事經費所出則余以俸倡而紳士之好義者佐焉於是周迴故址擴而疏之更爲鑿其斷港絕潢使欵乃相聞迤邐以至平山之下父老謂以今視昔有益匪遠而流長者矣蓽鼓既竣有請編柳桃於堤衝疏土而騁遊目者亦足以示太平之景象爰得捐植而不敢以下煩吾民夫體國經野職有常經矧我皇上加意閭閻民利是利爲吏者惟是奉宣德意區區之役甯足紀述以告將來然而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正亦深有望焉云爾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雍正十年余自襄陽移守揚州咨諏民生休戚聞邵伯鎮紳士立同善堂扶危濟困而苦於力之不逮戚戚於心迺飭甘泉鑿令勸捐七百金以謀其食絮衣千領以謀其衣撥官地二百七十畝以助其用又念堂無專建寄於多寶館是有名而無實也節縮俸金百二購萬緣菴廢址而建堂焉堂之前左右廂二十楹大門重門各三楹於是規模始定董事者告成乞言勒石余何言哉余讀周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易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今既同善亦觀其所恆而已自茲以往共守良規行之弗懈俾一鎮之中遂生樂業任有加而顛連無告之民皆煦煦然躋於仁壽之域可大可久庶不負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浮山禹王廟碑記

浮山一片支磯。屹後若磧。其陰爲禹王廟。泣斯士者。春秋禋祀。載在志策。多歷年所。日就圮傾。使者奉命守揚。虔修祀事。見之怵然。方思經始。因故爲新。旋擢典鼸。而殿楹適復爲烈風所毀。徵工完輯。滋用亟矣。考之祭法。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聖天子懷柔百神。翕河喬嶽。肴望秩焉。況大禹功被生民。澤流萬世。維揚介在淮海。厥土塗泥。底定以來。人民樂業。商賈懋遷。富庶甲於天下。廟而祀之。是宜與天無極者也。使者歷郡而司。胥在境內。顧視堂宇傾頹。無以嚴對越。假居歆伊誰責歟。爰鬮清俸。倡此一方之樂義者。飭用以庀資財。乘時以儆工役。迺正法庭。迺安神棲。不數月。工告訖功。齋祓以祀。官吏商民環而集者。於以歎王之明德遠。而使者區區之心。尤願後之君子。揭虔妥靈。於萬斯年。無忘成績也。爰伐石以記。

重建安定書院碑記

維揚郡治之東。舊有安定書院。康熙元年。兩淮商士建也。時四明胡公視鼸政。奉安定先生主於寢。進諸生講學於堂。遂以是榜其門。公既去。嗣爲鼸院代遷廢而師儒弦誦之事。罕有聞矣。越二十年。堂廡旋毀。廢宇亦傾。惟寢堂以安定祠故特存。歲乙酉。聖祖南巡。賜御書經術造士額。有司展覲惟謹。其東西偏則土著侵居。甚且盜甓。距始興七十餘載。壽張不可勝詰矣。雍正乙卯春。院憲高公。允商士請。彷省會闢書院。檄使者卜吉於茲迺。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祠故西嚮。徹而新之。更南嚮。門三楹。堂室如之。爲重五。祀主於堂。四明祔從其朔也。祠之東。別開講院。門二重。堂室三重。楹皆五。東西皆有廡。其又東則學舍。門三楹。迤北楹以九。凡五重。合東西長廊。計楹八十有一。中矗起爲樓者三。禮魁宿。兆文明也。南東蓋碑亭。不

忘始也。又祠之西北室三重。楹如之。將積書備師儒講習。擇學行完潔之士司焉。其東西隙宇。復二十有三楹。庖湢之所。主守之廬。惟其地自舍南治直道。經講院左右獅子臺。過安定祠。建綽楔。大書安定書院。以表於衢。西嚮樹之柵。柵以內離爲三宅。合則一區。四周複道。繚以重垣。高壯悉稱。既得卜。經始於春。落成於冬。費錢八千緡。商士踊躍。莫肯後。蓋自聖祖世宗。深仁浹髓。我皇踐阼。培恤有加。此其樂與維新。嚮風慕義。有以也。夫天下事。有其始之恆難。爲繼四明不作。前事可鑒矣。矧今院憲。敬敷文教。興賢育才。振蘇湖遺緒。匪以供傳舍。適燕游。使者祗遵擘畫。亦單厥心矣。繼繼承承。以襄雅化。無廢成勞。是在後之君子。

重修遊梁書院記

自周衰。洎乎戰國。道喪文敝。七雄爭彊。異端蠭起。維孟子以亞聖之才。守先王之道。揭仁義以覺天下。倡自遊梁。炳如日月。如七篇所以託始開宗而百世而下遊梁書院之所由建也。按志。自宋建祠。在城西南隅。後圮於水。入我朝改建。凡再易地。康熙二十八年。巡撫閻公興邦。迺建今院。廟制棊嚴。門廡悉稱。咨取本貫嫡裔。給劄奉祀。越五年。巡撫顧公汧。復增齋舍。聚師徒而講學焉。歲久傾頹。會一撫豫。登堂肅拜。於心憮然。藉監司黃君叔璥。以道署密邇。捐俸修葺。既還舊觀。迺進黃君。載簠祀典。祭以仲春之二日。亞聖生之日也。其配享從祀諸儒。於堂於廡。悉從其朔而益以唐昌黎韓公愈。公嘗推孟子功不在禹下。其信道篤也。堂廡自展祀及朔望焚香灑掃外。司啓閉惟謹。而以齋舍居祀生東偏。其西偏則爲義學。毋相溷

也。已又念院中舊無常產。故祭養不給。修葺無資。迺檄縣查勘閒田。有河灘馬家莊成字二三兩區。計田五頃。撥入書院。永爲世業。按歲之所入。以其七給祀生。供祭祀。贍饔飧。而以其三貯於郡庠。牒縣注册。以儲歲修之費。有備則事無患也。凡此數者。敬共明神。屢省而無替。成績則在後之君子矣。嗚呼。孟子之道。萬世所共尊。其神亦無往而不在。惟是遊梁。故當日轍環之始。而書院亦以志是邦嚮往之忱。登斯堂者。高山景行。所以答亞聖在天之靈。固大有事在。不獨修明祀典已也。敬書於石。既用自厲。亦願諗諸君子。遭逢盛世。有仁育義正之責。而守官茲土者。

重修濟瀆廟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肇稱殷禮。咸秩無文。特渙德音。五嶽四瀆。天地之經紀。其有廟貌頹剝者。易而新之。二年夏四月。會一命鎮撫河南。有司議修懷慶濟瀆廟。計功度材。具圖册以請。使者上其事。制曰可。伏思天下名山何啻數千。惟四瀆比於諸侯。濟水之流。舟楫不施。沈圭璧而薦芻芬。累朝望祀。其尊與江河等。攷諸古記。濟水發源於王屋。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兗。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漢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然其潛行於地中者。未嘗絕也。歷下東阿。發地得泉。皆濟水之所經也。蓋其秉性清勁。不與衆水爲伍。故能羣而不黨。和而不同。曲折千里。而必達於海。其性然也。嘗默觀萬物消息盈虛之理。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岷江萬里。吐納百川。而其源不過濫觴。河水時至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吐蕃之河。可褰裳而涉。附益者多。則其流盛大。濟之爲性。合矣而仍分。入矣而復出。且時伏時見。有蘊藏之德。無暴著之

功。故涓涓不絕。獨全其孤剛之性。歷千百世而揚清芬。江河以功顯。濟瀆以德著。其性異。其德殊。則其神必靈。使者蕭將嘉命。委員懷慶守任應烈、濟源令顧萼督理承修。凡殿庭門廡悉葺故增新。共用帑金四千有奇。乾隆三年二月興工。五月告成。事訖驛聞。皇帝迺以流清普惠頒宸翰。重褒揚。維時廟中肹肹皇皇。祇祇翼翼。聿新氣象。蓋自勝國迄今數百年。於斯爲盛。於戲。歷代崇祀。獄瀆以其功在生民。利澤萬物。濟瀆於利澤之功。有而不居。獨其德冠羣靈。性空百谷。清而能潤。顯而能藏。聖天子恢棟宇而秩明禋。豈無意乎。王屋太乙之間。可以章志而貞教矣。是爲記。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蜡祭始於伊耆氏。其典制靡得聞矣。周禮籥章。迎寒暑則吹豳風。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說者曰。豳風、七月也。豳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豳頌、載芟良耜是也。歲云暮矣。答神功。擊土鼓。飲椒馨之酒。解捄角之牛。沐浴膏澤。歌詠勤苦。無非達萬物之情而厚其報。後之人頌其詩。覩其禮。豈獨見成周之美盛。由三代以遡陶唐休風。伊可懷也。乾隆二年夏。使者奉命撫豫。時值久旱。陛辭之日。親承聖訓。以敬天恤民爲先。星言赴任。益厲虔共。時雨嗣降。幸獲有年。萬寶告成。冀酬神貺。而省城八蜡之神無專祀。迺謀同官。立廟宇於劉猛將軍祠左。落成且有日。將伐石以紀厥事。士人見廢碑臥地中。啓而視之。乃前明周令班爵重修八蜡廟記也。異哉。陳迹湮而忽彰。新廟述而不作。豈廟之興廢。自有定數歟。抑人心一念之誠。神之昭格。卽如響歟。然吾聞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以古之帝王。敬恭明神。休息老物。至於召和降

康則非一日之積蓋八蜡之通由於年之順成年之順成由於雨暘寒燠雨暘寒燠關於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皆管攝乎思凡涖茲土者寅恭乎一心整肅乎百體政通人和神罔恫怨此顯微無間天人一貫之至理也休徵至而祀典克舉矣余述是廟興廢之由彙詩禮之條貫闡洪範之微旨體聖天子之訓諭推之以廣迪在位蓋黍稷雖馨要之以敬爲本凡我同官其共勖哉工始於乾隆三年二月告成於四月廟凡三楹有門有廡監工官祥符令張淑載也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六烈女姓氏事蹟詳見前明李空同碑云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字楊瑄無何瑄卒女欲往哭父母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瑄母以定婚帖奠其髮置瑄懷葬焉父母謀改字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姪永康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葬之三年而歧穀丫瓜產於墓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逾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棺成自經與傑同棺而葬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侯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死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逢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時年二十有一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名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鄰舍盜其財因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牆爲之崩張氏哭曰我夫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耶遂自縊死六女皆祥符郭門西人夫節烈之有關風教大矣余建節中州既祀伊洛道學四十四人於大梁書院尋復增祀柘城竇靜菴先生時山長爲余同年友太史魯君語及祥符六烈女祠祠故在郭西今圮

矣。余因亟謀重建。或曰。善哉。六烈女之死也。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余曰。不然。衞共姜中道而聞世子死。猶未婚也。卽自誓曰。之死矢靡他。春秋書宋災伯姬卒。解之者曰。內女之賢者。二紀叔姬以節。宋伯姬以烈。然伯姬之葬書字。此則聖人輕重之權。而伯姬尤處其難也。嗚呼。是可以定六烈女之死矣。祥符鄰衞東接宋。六烈女與共姜伯姬相望。僅在百里間。詎非聖人採衞風。修魯史。至教常存者歟。抑李碑云。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則祠之重修。其於書院俎豆先儒。有相表裏者歟。遂書以眎魯君。魯君則諾。爰度地於縣治節孝祠之背。以類從也。督役者祥符令張淑載例書。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余旣踵李空同之後而紀六烈女事矣。踰年。祥符張令復以烈女張雪姐事告余。益奇之。張雪姐者。未婚而殉夫者也。張令之言曰。歲之五月。淑載同陳留王令察田。叩暮宿掃頭集。夢一女子。面黝而瘠。衣布衣藍色。執高糧秸。冉冉至前。淑載驚問。答曰。余冬天人也。公正人。願洗余身。淑載驚寤。以告王令。王令曰。得毋如古洗寃女子事耶。旋辨色啓行。至王廬集。見有烏頭綽楔表曰。烈女張雪姐之坊。淑載心動。思雪非冬日有乎。亟召里老詢之。則曰。烈女早喪父。事母孝。已字邑民田登路。未娶。以心疾天。母復字楊氏。女泣不從。遂自經死。於雍正十三年旌其門。今其母亦亡。居尙在也。淑載因至其居。鍵戶無守舍者。參而入。則滿屋皆高糧秸。離披堆積。中有木主。卽爲烈女矣。淑載乃大驚。立命除去糧秸。掃淸塵堁。令居人毋再汚烈女藏主所。遂行以告王令。王令亦大駴。俄有鄉貢生張驛來謁。重問烈女事。貢生泫然曰。此余族女弟。

父曰國璽。厖生此女。秉性勤淑。矢志從壹。死於雍正九年四月三十日。年十八。狀黝而瘠。淑載曰。得非衣藍色疏布衣而死者耶。貢生愕眙曰。然。時王令同聞斯語。益大駴。事屬節烈。著斯靈奇。敢敬以告。余因喟曰。甚矣。貞烈之氣。久而不滅也。烈女生長農家。乃能秉義捐軀。如雪斯潔。入令夢寐。廩廩有生氣。不亦奇邪。抑亦令能以操潛爲志。而有幽異之感邪。乃復從令之請。入主烈女祠。幷書其緣起。而系以詞曰。烈女六續而七。謂王烈婦。未踰年又得一。屏高糧兮薦蘭菊。令爲洗之光奕奕。雪兮雪兮冬之日。後之君子視刻石。

重修博野縣學碑記

吾博文廟失修久矣。方余初籍諸生。猶及見其規模略備。而氣象固已黯然。通籍後。不獲趨拜宮牆十有五年。每逢鄉人詢日就殘頹之狀。無不以有基勿壞諄切爲言。雍正十二年。邑侯李君專使赴揚。告以聖殿業爲風雨所侵。時捐俸二百金。以助鳩工。不敢後。去年夏。陛見如都。簡撫中州。以便道過里。拜瞻之下。見正殿雖經修葺。而丹堊未加。不稱文明之觀。自明倫堂及兩廡俱已不支。櫺星門傾。泮池塞。牆垣不足禦牛羊之踐履。而名宦鄉賢各祠遺址。且湮沒於茂草間矣。伏念夫子廟徧天下。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在天之靈。故無所不之。矧吾博自昔號燕趙名區。今且地近首善。而堂廡殘闕至此。能無慨然。我邑人士相對歔欷。苦於衆心之不萃。而協力爲難。余以末學幸沐皇恩。封疆是任。祿糈爲優。用是節縮千金有奇。輪奐規撫。毀者完。闕者補。傾者起。洿者新。煥然改觀。所以假居敬。亦以昭君賜也。至於入廟而思敬。本

敬以誠身明體達用無負聖教而忝門牆願與吾鄉有志之士共勉焉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年冬落成於三年秋督工者鄭君廷灼也

博陵義館記

余守襄陽時聞吾博寒畯肄業維艱曾奉母命設立義學迄今十有餘載館金每歲解囊家塾又近城隈殊非所以經久也既遭大故積病成衰後顧無窮追維夙訓籌畫不容緩矣因將現種熟田一百畝捐爲學田永作束脩之用復建書館五楹於城內適中地以便來學其教法一遵朱子小學及白鹿洞遺規講明切究不蹈俗儒故轍庶養正有方而師道可立昔韓文公謂趙德沈雅專靜可以爲師文學李占一有焉用是敦請授徒至於經理學田董修義館者茂才徐曉宜李巨波總理學務者茂才鄭其華共襄斯舉無黨無偏繼繼繩繩功垂勿替是乃諸君之所優爲而余心之所厚望也夫

修博陵義館記

博陵義館規橅甫就余卽之任冬官督學江蘇爰命嘉銓修葺告成於是區五楹而三之其中爲共學堂則士友月課之所童子灑掃應對進退恆於斯其東爲結蘭室則館師函丈之所設榻待賓其西爲愼思齋則成童學文之所欲其用志不紛也南窗有四再闢北窗者二便於肄業也窗前植柏杏者四取其先華後彫也堂前有地曠如復築于野亭象取同人道在正大繞以重垣外內攸分自于野亭而南修甬道丈許直入大門二十步有奇左右分溝植柳若大路然學者可以履道坦坦已

輔平倉記

余奉母命。捐立社倉於吾博城內。比年以來。履貧履逋。費數千金而規模不就。竊歎良法之難行。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及讀眞西山先生建陽賑糶倉記。乃知鄉可貸而城不可貸。自昔爲然。惟有平糶一法。不失朱文公之意。而並可以濟社倉之窮耳。余寡昧凡才。作吏於數千里外。未能愼始慮終。謀遠如近。深以爲愧。今幸得陳情里居。敢不及時爲經久計乎。爰稽實數。以存錢一百九萬八千。糴穀千石。減價平糶。託徐君曉宜、李君巨波共襄厥事。詳立規約。名之曰輔平倉。蓋國家自有常平大政。此倉不過隨時酌劑。少推君惠於萬一云爾。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君子之用財。適於義而已。萬鍾不可受。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不容託於周急。九百不必辭。以與鄰里鄉黨。不得疑其市恩。蓋恩以義權。審其遠近而次第施之。不易之道也。余幼承母訓。幸獲祿養。仰叨聖恩。俸入有常數。以寒素家風。不能爲得志者之所爲。太夫人性甘淡泊。衣食最惡奢靡。又不願遺子孫以損志益過之資。節縮有餘。惟行善事則喜。舍是無足以悅親者。是以出仕十有五年。歲有所舉。太夫人好施與。所重憐老恤貧。救疾拯急。尤以義社積倉爲要務。嘗言身歷荒年。知菽粟實重於珠玉。時廑遠慮。就養所至。推恩自近。家鄉同之。吾博鄉邑立義倉者三。首建於東章。由吾父黨而推之者也。博野輔平倉次之。由吾母黨而推之者也。城西白沙村又次之。由吾大母宗黨而推之者也。今始及於祁州南鄉。太夫

人豈嘗一日忘哉義在則然所貴篤近而舉過爾方余爲諸生時年甫弱冠奉太夫人館於張家莊鄉人無不起敬七載無間然不獨及門士也講課之餘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聖賢良非虛語矣莊距州治最遠赴城領糧不便乃所目擊而心惻者爰設義倉一遵朱子之法以時出納董其事者張奇瑛司管鑰者楊宏緒皆吾徒也餘則擇鄉人之老成者分任其勞而三十年來乍見惻隱之心於茲乃稍慰矣生等勉乎哉古之學者非經義則治事事既治而義益明嗣今以往能守社倉成法有增勿壞永垂不朽庶讀朱子之書匪徒託諸空言而素位之行實有合於鄉里鄉黨相周之義也夫

重修魁樓碑記

吾博故有魁樓在城之東南隅前令羅公士吉建於康熙丁卯文運之昌實自茲始迄今垂六十年日就圮傾廣文吳君見而閔之毅然以修葺爲己任糾衆擊而共舉邑侯華亭程公復蠲清俸用襄厥事余亦量助僦工不敢後二月經始閱月落成朽者易之缺者補之護以重簷固以灰石加以丹堊繪以綵色吳君之於此舉可謂勞矣籌思經畫自冬徂春朝夕督工不辭況瘁雅意作人其在斯歟夫物以增新而復故學以溫故而知新地靈則人傑也師道立則善人多也觀於茲樓可以興已

輔平倉記

余奉母命。捐立社倉於吾博城內。比年以來。履貧履逋。費數千金而規模不就。竊歎良法之難行。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及讀眞西山先生建陽賑糶倉記。乃知鄉可貸而城不可貸。自昔爲然。惟有平糶一法。不失朱文公之意。而並可以濟社倉之窮耳。余寡昧凡才。作吏於數千里外。未能愼始慮終。謀遠如近。深以爲愧。今幸得陳情里居。敢不及時爲經久計乎。爰稽實數。以存錢一百九萬八千。糴穀千石。減價平糶。託徐君曉宜、李君巨波共襄厥事。詳立規約。名之曰輔平倉。蓋國家自有常平大政。此倉不過隨時酌劑。少推君惠於萬一云爾。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君子之用財。適於義而已。萬鍾不可受。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不容託於周急。九百不必辭。以與鄰里鄉黨。不得疑其市恩。蓋恩以義權。審其遠近而次第施之。不易之道也。余幼承母訓。幸獲祿養。仰叨聖恩。俸入有常數。以寒素家風。不能爲得志者之所爲。太夫人性甘淡泊。衣食最惡奢靡。又不願遺子孫以損志益過之資。節縮有餘。惟行善事則喜。舍是無足以悅親者。是以出仕十有五年。歲有所舉。太夫人好施與。所重憐老恤貧。救疾拯急。尤以義社積倉爲要務。嘗言身歷荒年。知菽粟實重於珠玉。時廑遠慮。就養所至。推恩自近。家鄉同之。吾博鄉邑立義倉者三。首建於東章。由吾父黨而推之者也。博野輔平倉次之。由吾母黨而推之者也。城西白沙村又次之。由吾大母宗黨而推之者也。今始及於祁州南鄉。太夫